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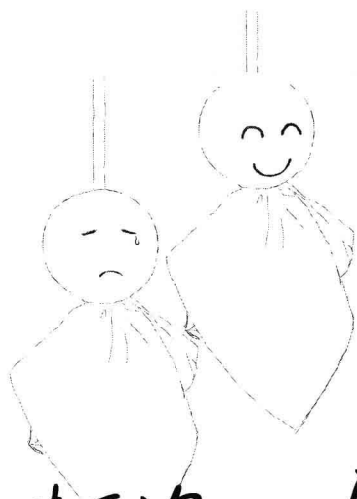
你懂我多么不舍得

【NiDongWoDuoMe
BuSheDe】

她的心哪里都不去，就留在身体里，谁都带不走。
只是，想留住的心真的还在那里吗？

水阡墨◎著





你懂我多么不舍得

【NiDongWoDuoMe
BuSheDe】

水阡墨◎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懂我多么不舍得/水阡墨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10. 7

ISBN 978 - 7 - 80240 - 613 - 1

I. ①你… II. ①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06967 号

书 名: 你懂我多么不舍得

作 者: 水阡墨

责任编辑: 杜丽萍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64060749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编 100125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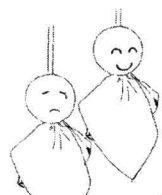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: 630mm × 900mm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21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6.80 元



你懂我多么不舍得

【NíDòngWǒDuōMe
BùShěDe】

第一回

他谁都不爱，我爱谁都可以 / 1

第二回

夏日夜空里倾盆而下的月光 / 19

第三回

她很温暖，像一头皮毛柔软的幼狼 / 43

第四回

他在等一个证明“绝对不会”这四个字存在的人 / 65

第五回

黑色里裹着银白，温柔地侵略着世界的角落 / 93

第六回

当你想到一个人会饿，怎么都吃不饱，
那就是爱情了 / 119

目 录

CONTENTS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七回

我相信你和要跟你在一起是两码事 / 143

第八回

谢谢你来到我身边，我爱你 / 167

第九回

爱情就是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的心揉碎的过程 / 189

第十回

还有什么比两个人在一起更重要 / 211

第十一回

爱情最初的模样 / 233

【第一回】

他谁都不爱，我爱谁都可以

那个人回来了，脚踩在同一片土地上，抬头能看见窗外相同的月亮，她真的能够当做视而不见吗？



<<<

1

白薯在MSN上发来消息：海棠动漫社签约画家白薯方面发来贺信，恭祝家编小狼宝贝旧情复燃快乐。

多晴瞄了一眼，立刻把消息关了。

不多久手机响起来，她瞄一眼，这次是白薯方面亲自发贺电来了。她接起来，没等那边那个小子装哭就好笑地骂：“白薯同学，请问你是姓三名八吗？”

果不其然，白薯这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家伙绝招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如果是女的，肯定是泼皮一只，还在另一头装可怜，“小狼宝贝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人家。要不是人家消息灵通，都不知道你旧情人回来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你的人生要跟我彻底划清界限了吗？”

那边自顾自地说着，多晴已经在这边愣住了。

原来以为白薯是赶画稿赶得发神经，随便来扯皮的。她的消息确实没有他灵通，他们那个漫画家圈子彼此都熟悉，所以一点风吹草动就知道得很清楚。没想到那个人回来。他去日本进修，好几年了，久到让她好像快忘掉他了。

当然也仅仅是好像。他的漫画在杂志上每期都有连载，实体书也一本接一本本地出。她家里的书柜的整整一个格子里都摆着他的书。人走了，可是还是无处不在的，忘记也没那么简单。

白薯说了半天，见电话那边没反应，停下来喊：“喂！宝贝你还在吗？”

“嗯，”多晴挠了挠头，“他回来了吗，其实我并不清楚。”

“啊？”白薯被噎了一下，他果然很三八。

“白薯，我跟他已经没关系了，你不要这么草木皆兵好不好？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忘性大。这旧情，要是才能有才能复燃。连情都没有，还复燃个鬼。你有心思管这些，还不如快点儿赶稿，若再像上期那样莫名其妙画死个高人气男配，我就封杀你！”

“好啦，你已经骂了一个月啦，人家正在考虑怎么让他复活呢。”

“真的好想杀了你，总编室里的那个王八蛋已经用眼神暗示我这个月的奖金要泡汤了，这么下去我会短命的。”

和白薯的一大爱好一样，最爱凑一起说总编的坏话。刚说到“那个王八蛋今天穿了条皮裤耶，屁股绷得紧紧的，简直GAY得要死的”时，那王八蛋正好从总编室走出来。她连忙说了两句挂了电话。林嘉走过来一屁股坐在她的办公桌上。

怎么看这个多晴口中的王八蛋都是个长得不错的男人，眉眼清朗，跟她嘴上的奶油小白脸沾不上什么关系。

“多晴，今晚去我家。”为什么此人能将普通的一句话说得那么香艳暧昧呢？

“请问你在进行办公室性骚扰吗？”多晴斜了他一眼，“托你的好友付云倾的福，因为他每期都是拖到他的责编在电话这边跪下来大哭才交稿，我们编辑部又要加班出片，你不能让他准时一点吗？”

“出片让其他人盯着吧，今晚我家有个聚会，真是托你的前男友付云倾的福，我家又要被那群人搞得鸡飞狗跳，”林嘉边说着边挑眉，似笑非笑的，“多晴，你不会不敢来了吧？”

没有什么不敢的。

不过是一个人而已，即使长得再高大，也不是从原始森林里跑出来的，不会咬她，也不会打她。以那个人的脾气，应该也把她忘得差不多了。他怎么形容她来着，对，污点。他四年前对她说，你

是我人生最大的污点。

把污点擦掉，干干净净往前走，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宽容忍让的情人。

不过在林嘉城郊半山腰的联排别墅里看见他的时候，对她来说还是有点冲击性的。那个人拿着高脚杯，深红的液体摇曳，推杯换盏间，他眼角微微下垂，带着看似非常好脾气的笑容。他还是老样子，又俊美又讨人喜欢，眼镜在他脸上就是完美的伪装，更添几分文雅亲和之气。

他转过头，看见她正在用坦然正直的目光盯着自己。

多晴走过去，旧情人相遇的场面总是大家关注的焦点，尤其是这些以窥视奸情为乐的无良漫画家。她露齿一笑，一对稍尖的虎牙很是可爱，“付老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没几天，最近还好吗？”

“挺好的，要是你按时交稿就更好了，我们编室每个月出片就像打仗一样，这种行为真的好讨厌啊！”

付云倾简直被她那种没心没肺的坦然给镇住了，好半天才回过神，连笑都忘了。原来以为她这几年会有点长进的，可惜还是半点神经都没有。眼看着躲在沙发后面偷听的俩人已经笑抽过去了，他咬牙切齿，“既然纪主编做得这么不开心，我会考虑跟贵社解约的。”

“不要啊，林嘉那王八蛋会废了我的。”

付云倾似笑非笑，“那跟我什么关系？”

说完端起酒杯就去了花园，外面正支了架子烤肉。是啊，那跟他什么关系。已经是擦去的污点了，难道还要重新回去蹭自己一身泥巴吗？

这个污点在屋子里百无聊赖地看了一会儿电视。白薯到得比较

晚，因为他开车迷路了。只有他见了污点会飞扑上来，搂着脖子凑过来亲了两口，然后两个人拿了一堆烤肉钻进林嘉的视听室看《网球王子》。

晚上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一点，那天晚上多晴辗转反侧，失眠了。

那个人回来了，脚踩在同一片土地上，抬头能看见窗外相同的月亮，她真的能够当做视而不见吗？

2

周末多晴接到婚纱店的电话，她定做的婚纱和礼服都已经做好。此时纪多澜在海南出差，北方还下着冷飕飕的雨，他却在那边穿着沙滩短裤晒太阳，看穿着比基尼的美女吹口哨。

纪多澜接到她的电话时，会议刚进行到一半，他去茶水间冲咖啡。

“哥，海很漂亮吧，沙滩上的漂亮比基尼美眉多吧，一夜情要注意安全啊。”

“你以为我是来泡妞的吗？”

“不不，你是公务缠身顺便泡妞，我听白薯说什么挂着粉红色帘子、粉红色灯光的屋子里，有穿着清凉的泰国妹妹做椰奶浴……”

“纪多晴！”

“有！”

她总有办法把他惹毛，纪多澜捏着咖啡杯，“别忘了你七月份就要跟我结婚了。”

现在才十二月，不急，婚纱倒是做得挺快，因为要等纪多澜抽

空去国外度假时拍婚纱照，就当提前蜜月。

她说：“报告领导！不敢忘！”

“少贫，我要去开会了，你快去试婚纱吧，找人陪你去。”

“遵命，我携伴娘同去，等我胜利归来的好消息吧！”

多晴嘻嘻哈哈地把电话挂了，收拾好东西刚出楼道口，就看见李默然开车从车库里出来。李默然是她的手帕交，俩人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，就在前栋楼。小时候俩人不对盘，后来又好像像连体婴儿，女生之间的友情总是那么莫名其妙。

李默然现在不跟父母住，北京这样的城市上班跑两个小时是很平常的事情，她住在同学家里，离单位很近。今天特意跑回来陪多晴去试婚纱，用她的话说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，还不赶紧巴结着伺候，顺便婚礼上抢一下风头，要不会后悔一辈子的。

以前多晴不懂，因为太年轻，脑子里除了吃和睡，都是担心挂科，哪里懂得感情。

现在懂了，才知道不懂的好处，听着李默然的话忍不住心酸。她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些傻子总是笑呵呵的，因为傻，什么都不懂，所以才快乐。

婚纱是很简洁的款式，她身材娇小，下摆像绽放的层层叠叠的百合花，腰间的红缎带在腰后打个蝴蝶结，就像一份包装好的美丽的礼物。

伴娘的礼服是米白色的小鱼尾裙，前凸后翘，俩人站一起，都漂亮得很。

“小狼崽子啊，人家一换上婚纱，那整个都是一个人妻样儿。你瞧瞧你，跟要被圈养的宠物似的。”

“臭乌鸦！变着法地骂我不是？”

“姐姐是在赞美你，瞧瞧姐姐比你大三岁，现在男人都没一

个，沧桑得不行。”

“上次你妈的同事给你介绍的那个呢？我觉得挺好，人家是清华研究生呢，也挺老实本分的。”

“得了吧，长得也太矜矜了，晚上醒来不吓出毛病来。请我吃了三顿饭，第一顿在海底捞花了一百五。第二顿吃的自助火锅，花了五十。第三顿直接就街头麻辣烫了，你说跟他有好日子过？而且我最讨厌人家吃饭吧唧嘴，说不定睡觉还打呼噜。”李默然每次说起她那些相亲对象都滔滔不绝，满脸都是想起屎壳郎滚粪球的厌恶表情。她说了半晌，见多晴张着漆黑漆黑的大眼在默默看着她，脸上的笑容都没了，有点为难似的。

“乌鸦，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恨我？”

“对，恨你，恨你让任何人幸福，就是不让自己幸福，”李默然瞧着这双无辜的眼睛，就觉得心里发酸，“如果你很爱多澜就算了，可是你不爱他。我都知道。如果我的神经像大马路那么粗，你就是没神经。你从小就一直把他当哥哥，这样能幸福吗？”

多晴摇摇头，对着镜子整理裙摆。镜子里的女孩脸上都是明亮的笑容，眼睛里都是小动物一样率真不带丝毫隐瞒的快乐。

“不是的，乌鸦，你不懂，我觉得很幸福，”她慢慢地说，“我谁都可以喜欢，所以我跟谁在一起都没关系。”

李默然说不出话了，多晴跟自己不一样，她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她很清醒自制。像她这样的孩子，小时候吃过苦，绝望过，也得到过幸福，所以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到手的幸福。就像一个小小的守财奴，属于她自己的东西，她都抓得牢牢的，谁都抢不走。

而那些她觉得不属于她的东西，也从来都不去看。

默然周末还有活动，她的好朋友跟丈夫带着两岁的儿子从国外回来，她跟同学要去接机。多晴周末要加班，所以试完礼服，她开

着她爸的那辆老爷车把多晴送到社里，才去她同学的店里。

3

多晴坐在办公室忙到很晚，等抬头看见时钟的指针已经是七点。出门发现前台的值班编辑已经下班了，她锁好门，走到楼层保安处照例请保安送她下楼。她有幽闭恐惧症，不能一个人乘电梯，幸好写字楼里的保安素质很高，服务很到位。

“纪小姐，又工作那么晚啊。”

“是啊，拿一份钱就要卖一份命啊。”

“你们总不像我们赚的卖白菜的钱，操的卖白粉的心。”

多晴哈哈大笑，觉得这小保安真有意思。她何尝不是赚的卖废铁的钱，操的卖航空母舰的心。小保安也跟着笑，嘴上抱怨着，看起来对这份工作不无满意。

“纪小姐，要不要帮您叫计程车？”

多晴刚要道谢，不经意地抬头，却见一辆越野车泊在路边。车门上倚了一个人，抱着肩面上丝毫没不耐烦的样子。只是面无表情，看着多晴出来的方向。她往周围看了看，只有自己一个人，不由得指了指自己的鼻子。

付云倾见她傻里傻气的样子，丝毫不怀疑假如自己不说话，她一定会挠挠头走掉。那天在林嘉的家里已经充分见识到了她的没神经，他也不指望她能说出什么有营养的话。只是她怎么可以在他面前跟那个痞里痞气的小子又搂又抱，还一起钻进视听室里关上门，不知道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简直是不知廉耻。

毕竟他也是前男友吧。

其实他也知道前男友什么都不是，她以前就不在乎他，现在更

是不在乎，否则就不会那样坦然地对自己笑。

所以他也不在乎她，就算是四年前，也是他提出的分手，他甩掉她。从头到尾，他都是占上风的那一个。可惜她并没有多少被抛弃的觉悟。

“付老师，真巧啊，”多晴跑过去笑嘻嘻地，“你在等人吗？”

“不巧，”付云倾从容不迫地弯起嘴角，眼角微微皱起好看的笑纹，“等的就是你，上车。”

“我可以自己叫计程车。”

“四年没见了，不赏脸请我吃个饭吗？”

多晴抵住嘴唇，他已经打开车门。前五分钟都是沉默的，幸好收音机的交通频道一直在播开心时刻，那些俗套的段子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，不至于冷场。不过车内气氛压抑得像多晴这么没神经的人都笑不出来，看了一会儿窗外，又打量他的车，最后从反光镜里偷偷看他。

他一点都没变，好像还是四年前的那个人。而他们现在也像从前那样，他开着车，她在旁边做鬼脸捣乱百无禁忌。

吃饭的地方也是他们以前最喜欢光顾的火锅城，连包厢都是最熟悉的包厢。多晴有点不明白付云倾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或许她四年前送他上飞机时，那句我们以后见面还是朋友，不是骗她的。

借着缭绕的雾气，对方的脸都是有点模糊不清的。

“你年前最新开的那个连载很好看，不过你要是能按时交稿就更好了。”还是多晴先打破沉默。

付云倾不知道心里什么滋味，“谢谢，纪主编还真是负责，竟然两次的开口头一句话都是说的同样的话题。”

虽然是用调侃的语调，可是口气里的促狭却是怎么都掩饰不住

的。多晴把肉和菜捞出来放在碗里，蘸着酱料，等它们凉透。好像有什么温度也跟着流失。她用力吸口气抬起头，“付老师，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对我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我们不应该再见面了，我们见面并不开心，而且你也不想见到我，这对我们都没好处，”多晴有点困惑似的，“为什么要互相折磨呢？”

互相折磨？她竟也知道什么是折磨？

付云倾脸上僵住，却还是似笑非笑的，“跟我见面有那么难受？”

多晴摇摇头，目光清澈，“我不想做没意义的事情。”

她还是老样子，那么清醒现实得令人讨厌。付云倾隔着水雾慢慢笑了，温润的牙齿衬着粉唇，一字一字地说：“纪多晴，既然是这样，那就让我们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吧！”

一般他连名带姓地叫她，都是他生气或者做某种决定的时候。

多晴猛然闭上嘴巴，内心里有什么涌上来，如潮水。是悲哀，是回忆。从单方面的折磨到互相折磨。总以为没有什么分量的，她绝对不会记得的东西。

那是阳光很好的一个冬日正午，她靠在他身边看着宫崎骏的动画片剥瓜子。瓜子肉堆在茶几上，像个小坟头。付云倾接了一个电话沉默了半晌，然后走过来揽住她的肩，凑过来亲了一下她的脸，多晴痒得咯咯笑。

“纪多晴，我要去日本进修了，下周就走。”那口气就像平常在讨论晚饭吃什么，没什么区别。

她手停了一下，又继续剥，动画片演到千寻找回自己的名字那一段，她看得入神，“哦，要进修多久啊。”

“目前确定的是三年。”

“好久啊，你是准备定居了吧。”

“会有这个打算，纪多晴，我们还是分开吧，我也不耽误你。”

过了半晌，她后知后觉地“嗯”了一声，还沉浸在动画片的情节里。付云倾揉了揉她的头发，把她剥的瓜子肉全吃光。他走的那天，多晴和林嘉去送机。付云倾走的那天穿着灰色的双排扣大衣，围着很长的格子围巾，他抱了她一下，“纪多晴，以后我们见面还是朋友。”

她笑着使劲点头，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安检口，她还在扯着嘴角。

这些无意义的东西多晴很少记得，只有那天记得清楚。大概是因为隔了那么久，听见他叫自己的名字，那些遥远的记忆就如同春风般迎面扑来。

多晴瞪大眼睛看着他，那张美丽的时刻在散发着危险气息的脸。

那张脸越来越近，在她的面前停下，微微俯视着，眼睑将她覆盖，款款一笑，“多晴，这几年我一直想着你，其实你也没忘了我吧？”

多晴不躲不闪地迎着他的目光。

“现在我回来了，我在这里，我不走了，”付云倾将头压得更低，气息喷涌在她的唇边，“我们重新开始吧，这样难道还不够有意义吗？”

我们重现开始吧。

多晴一时间内心无限地感慨，曾经她就是这样俯在他脸上，用盯着猎物的眼神望着他说：付云倾，我们谈恋爱吧。如今的情景那么不同，却也那么相似。那时候付云倾稍犹豫了一下，就拉下她的脖子吻住她的嘴唇。

而那时候，她也太年轻了，无所畏惧。

“对不起，”多晴把手抵在他胸口上，推开他，“付老师，对不起。”

付云倾皱了一下眉，握住那只手。

“不愿意？”他说。

“我快结婚了，”多晴抽出手，“对不起。”

4

从国外刚回来，需要见的人极多，让付云倾不自觉后悔自己的莽撞。他那么爱惜自己身体的人，每日都酒气冲天，林嘉不放心他把车开得像腾云驾雾，再得个胃穿孔，索性就让他来自己家住。

半山腰的空气好，高耸的云杉扶摇而上，花园里保加利亚玫瑰只剩下张牙舞爪的干枯枝丫。

因为太安静，他仿佛听见有“唧——唧——”的虫鸣散落在草丛的角落里，头顶是密密麻麻的繁星。那个傻里傻气的家伙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形容，说就像无数个小虫虫在黑布上咬了无数个小洞洞。

林嘉从屋子拿啤酒出来，看见付云倾躺在摇椅上，圆睁着眼睛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“去了日本四年，回来变酒鬼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付少爷在那边生活不如意借酒浇愁呢，”林嘉拉了拉外套，“别在外面坐着了，感觉快下雪了。”

付云倾斜了他一眼，把啤酒接过来，“她要结婚了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还能有谁？”付云倾有点儿冷笑了。

“谁知道你说的谁，这人到了年龄可不是都要结婚吗？我可不